

錢包與肚皮

錢包與肚皮，關係有點妙。錢包，裝的是鈔票；肚皮，裝的是酒飯。常常「暗通款曲」，彼此照應。

一般來說，二者是正相關的關係。驟富之土豪，一朝錢包充實，便覺五臟廟該大肆翻修擴建。點菜如點兵，且滿滿一桌，吃不過三箸，便撤去換新，否則不足以顯排場。龍肝、鳳髓、鹿尾、猩唇，二鍋頭、五糧液、九江雙蒸、路易十三，吃它個天荒地老，喝它個海枯石爛。財大氣粗腰先粗，錢包漲一寸，肚皮便漲一尺。

其次，錢包憋了，肚皮也憋下去。馬克·吐溫《百萬英鎊》開頭那位囊中如洗、不名一文的亨利·亞當斯，就是這樣。看到小孩子扔掉的大梨，都想撿起來吃。

當然了，土豪和窮光蛋，都是少數派，如同紡錘的兩端。現實中，還有一種人，錢包雖瘦，肚皮必肥。收入有限，胃口無限。工資一到手先不問房租水電，信用卡刷到爆，網貸借了個遍，皆為了一個「吃」字。每天深夜，「麻小」與「大腰」齊飛，「花毛」共「小麥果汁」一色。（指麻辣小龍蝦、烤羊腰子、花生毛豆、啤酒等）其生活哲學是，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今朝有酒今朝醉，瀟灑是真瀟灑，健康卻賠上了。

至於錢包鼓而肚皮憋，這樣的人，有兩類。一類是守財奴，家財萬貫，而捨不得穿。捨不得穿，就像果戈理筆下的潑留希金。另一類，肚皮很好地保持謙遜：他們收入不菲，而身材管理相當克制，生活自律，科學飲食。「肚皮的事，不可全聽肚皮的。」把別人「撻串」的時間，用在「撻鐵」上。所以，兩類人肚皮都不大，前者捨不得錢，後者捨不得糟蹋身體。

有人讓錢包牽着肚皮走，有人讓肚皮拽着錢包跑。也有人能超然其上，把錢包與肚皮都駕馭得妥帖，而又不為其所困，這才是難得的功夫。



瓜園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似曾相識龍宮果

到泰國吃水果，重頭戲幾乎毫無懸念：芒果甜糯，山竹水靈，榴槤更是未見其貌先聞其味。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低調選手，成串成串掛在角落，灰撲撲、土黃黃，遠看像一堆沒洗淨的小土豆。但它可不是什麼籍籍無名的群眾演員，這種水果人稱「龍宮果」，是傳說中泰國王妃的最愛，若時間倒流，在當地的地位可匹敵我們唐代的荔枝。

龍宮果原產於馬來群島一帶，後來被泰國人帶回家鄉種植，漸漸在泰南、泰東的濕熱地帶扎根，如今主要種植在泰國和菲律賓。每年六到九月扎堆上市，物美價廉。要是認真起來搶生意，山竹、紅毛丹，都不是它的對手。

有趣的是，它成串生長，一串能掛二三十顆，密密麻麻圓滾滾。剝開的手感跟荔枝相似，指甲一掐，果皮就裂開，因為果膠含量高，會有點黏手。裏面的果肉又彷彿縮小版的山竹，白淨透亮、四五瓣抱成一團，還能讓你聯想到家中醃的糖蒜。

送到嘴裏，果肉嫩滑，幾乎不用嚼，汁水就在嘴裏化開；第一秒感覺到的，是荔枝和龍眼的集合，清甜不膩，隨後又悄悄轉了個彎，帶着葡萄柚般的微酸慢慢悠悠爬上舌根。甜酸交織層層遞進，爽快感從舌尖一路竄到腦門，讓人每一口都想再往前探索一步。

不過，吃龍宮果有個注意事項：它的果肉裏藏着一個小小的核，咬破了，苦味能讓你當場打個激靈。泰國人因此還給它一個浪漫的名號——「愛情果」。初嘗甜蜜沁心，偶有微酸，冷不防一口苦襲來，簡直跟戀愛一模一樣。

在泰國，它的地位可不低。早年是王室貢品，據說連王妃都被迷住，後來才從廟堂到江湖。可惜保鮮期非常短，過期不候。現在的人吃得津津有味，可誰又計算過，也許這份甜蜜背後，也累死過無數快馬，熬白了一宿宿的長安夜。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光影雨林片場

處天然實景，碧海沙灘、山林秘境、港口街區應有盡有，不用跨城奔波就能集齊多元鏡頭畫面。

不止自然風光亮眼，基地更是把深圳科創優勢拉滿：數字孿生、AI算力、大型虛擬影棚一應俱全，實現實景拍攝與數字特效無縫銜接，破解影視行業場景單一、製作成本高、出海發行難等老問題。整片基地集齊拍攝、後期、IP開發、文旅運營、海外發行完整產業鏈，一站式完成影視創作全流程。

香港懸疑劇《狩謊》將在鹽田取

景、完成後期製作。導演馬楚成和劇中主演港星袁詠儀直言十分看好這裏，得天獨厚的山海風光搭配深圳頂尖數字技術，能為港式懸疑故事帶來全新視覺質感。

一批影視IP紛紛落戶這個片場。其中改編自劉慈欣作品的《地球大炮》看點十足，作為內地首部大空間交互電影，將在這裏的六千平方米數字影棚，依託三維數字孿生庫打造沉浸式科幻航天場景；國風動畫《楊戩之第三隻眼》、出海作品《萬里歸潮》等項目，兼顧本土文化與國際市

場，拓寬國產影視出海路徑。

這個片場未來將圍繞跨境合拍、虛擬電影、IP衍生、人才培育等領域，依託香港成熟創意人才、深圳前沿數字科技，搭建專屬深港創作者的合拍平台，更是中華文化走向海外的窗口，讓大灣區影視產業碰撞出更多新鮮火花。



灣區聽雨黎園

逢周四見報

古建的顏色

塗層、恢復外牆原始樣貌。

前幾年，四川巴中市南江縣一處有一千四百多年歷史的珍貴摩崖造像遭到當地村民的顏料塗抹，他們用繪畫顏料給古石像上色，摩崖造像的蓮座、衣服、頭飾、手中器物分別被塗上了不同色彩，古樸的石刻雖變得格外艷麗，但效果卻相當於「毀容」。

本來顏色已經很美，繼續濃妝豔抹反而減分，其他藝術亦如此。南北朝時期，有人評論書法家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采如鑲金」，前半

句喻其書風自然清麗、不事雕琢，評價已很高；後半句又詩如同鑲金一樣光彩富麗，實則傷了前半句所說的清麗。錢鍾書在《管錐編》裏對此有一句評價：「芙蓉上添花彩，簡直是殺（煞）風景。」



伏牛山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睡前讀書瑣憶(上)

我把睡前想看的書都放在這書架上。我這個人向來「多線程」，不僅做事如此，讀書也這般，我同時在讀的書可能多達幾十本。有些書有趣，很快就讀完；一些書難啃，要讀到天荒地老，因此同時閱讀好幾本書可作為調節。

比如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我覺得語言不夠簡練，讀着讀着就走了神，但其人物塑造和情節又有吸引人處，讀讀停停，竟至一年有

餘。中間有段時間書不見了蹤影，後來才發現是掉去了床底下。待我回來繼續讀時，正好讀到簡離開羅切斯特後，深夜在沼澤居聽到對方的呼喚。時值寒冬，南國小城沒有暖氣，被窩外的空氣冷冽，正合了小說裏那陰冷的英國氣質，書外之境與書內之情相呼應，讓閱讀也有了更生動的體驗。

想當年家鄉嵊州每年都有流動書商辦的展銷會，偌大的嵊州劇院大廳

暫時變成了圖書展銷廳，各類書籍琳琅滿目，我常流連其中。一日逛不過癮，我就連去好幾天，每次都搬一大摞書回家，幾乎花光攢了一段時間的零花錢。



痴齋嚶語徐成

逢周四見報

《破·地獄》

第三十八屆百花獎，衛詩雅憑《破·地獄》成為首位獲得最佳女主角的香港演員。她將台詞贈予觀眾：「難得上的人生這趟車，就好好享受沿途風景。」一部講述殯葬的電影，讓觀眾開始認真思考生死這件事。

「破地獄」是香港道教的傳統喪葬儀式，喃嘸師執劍噴火、擊碎瓦片，助亡者超度，這一儀式早已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但電影借角色道出核心：「不止死人要超度，生人也需要破地獄。」葬禮不只是送別逝者，更是給活着的人一個和解的機會。衛詩雅飾演的文明生

於「傳男不傳女」的喃嘸世家，父親強迫哥哥繼承衣鉢。為拍九分鐘的儀式，衛詩雅苦練九個月，現實中不少師傅同樣不願意教她。直到片尾，女兒在父親葬禮上執劍破地獄，大喊「老爸，跟我走！」——那一刻，破的是亡者的地獄，也是生者的心障。

《破·地獄》取景香港紅磡殯儀館，但香港人對死亡的態度不止於儀式。跑馬地鬧市中心，墳場依山而建，與寫字樓僅一牆之隔，毗鄰的天主教墳場門聯寫着「今夕吾驅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而在內地多數城市，墓地多在郊區，用圍牆隔

絕，讓陵園遠離日常。香港卻將死亡留在街角，留在每天路過的風景裏。時間久了，人也就慢慢習慣了。

一個市區也見墳場的都市，拍出一部讓人直面死亡的電影，讓人正視的，從來不止逝者。有時候在墓園外面站一會兒，不用說什麼，心裏那些彆扭、過不去的事，好像也就慢慢放下了。



九連環薩日明

逢周四見報

首次回鄉

人生總有許多意料不到的事，就如昨天我竟然首次回鄉。

要說「回鄉」，其實不太適合，因為我從沒到過那裏，何來「回」呢？我在香港出生，籍貫新會只是從小在各式表格上填寫的資料，對當地的面貌其實全無概念。我有鄉愁，只因為曉得祖父母在日軍侵華時期帶兩子離開原本安居樂業的地方，先落腳澳門，再輾轉來港。所以每當提及故鄉，總感覺到戰爭無情，人們被迫離開家園的悲傷。然而沒實際生活經歷，在新會也沒認識的親友。一直以來，只有父親跟故鄉少數人偶爾聯繫。

怎料，如今在父親九十多歲高齡之時，由於新會要重新登記土地資料，而我家因仍有祖屋祖地，所以要回鄉辦理手續。父親年老，幸好手續可以委託別人代辦，但一切文件涉及私隱，我們怕在寄送回鄉的過程中遺失，所以家裏必須有人手執證明，代父

前往新會。可是除了爸爸，沒其他家庭成員踏足過故鄉。我們只知那裏要在市中心轉車前往，還沒有被大規模拆毀重建，所以仍保留鄉村生活的特色。對祖屋的保留與否，我們一家順其自然，過去爸爸的髮小一家借住那裏，開枝散葉後已陸續搬離。父親只託那家後人幫忙簡單打理祖屋，並沒有修葺重建或回去小住的打算。想不到突然要找家庭成員代他返鄉，前往一個對其兩名女兒而言淵源極深，同時又極度陌生之地，我們都不知如何是好。身為長女的我自覺責無旁貸，加上丈夫又樂意陪伴，因此就促成我的首次新會之行了。



竹門日語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霏常娛樂文霏霏

逢周三、四見報



生活就是這樣充滿遺憾，當你擦玻璃窗時，髒的總是在另一面。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電視汁撈飯」的歲月

「唏呀唏呀唏～」每當耳邊響起這熟悉旋律，腦海總會自動浮現《皆大歡喜》裏「池力共鎮」的熱鬧氣象。對許多在香港長大的人來說，「電視汁撈飯」不只是生活日常，更是一代人的共同情感印記。

播出歷時逾九年、陪伴無數觀眾過晚餐時光的《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早前圓滿落幕。回望《愛·回家》系列自二〇一二年首播至今，跨越十四載歲月，播映近四千集，成為香港電視史上最長壽的劇集系列。猶記得第一輯裏，劉丹飾演的馬虎一家，與馬壯、馬子妮和馬子仁圍繞着馬家發生的點滴溫情，彷彿昨日重現。隨着新一輯《愛·回家之三代同糖》接棒，換上全新班底，處境劇的生命力依然生生不息。

香港的處境劇歷史悠久，早在一九七三年，TVB便推出了第一部處境劇《七十三》。當時以七十三號樓宇為舞台，透過鄰里街坊的日常瑣事，反映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

